

MEIGUOFUSHIHUI



我的美国同学们
我的美国教授们
我的美国邻居们
尼克和安妮
凯芬博士
一个关于美国富人的故事

美国 浮世绘



西方艺术有一种特别的性格：蔑视权威。

我们应该认识一种剥离了种族、国家和文化的基本人生。



上海三联书店

裸眼
文丛
LUOYANWENCONG
策划：曹晋

王瑞芸著

美国浮世绘

MEIGUOFUSHIHUI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国浮世绘/ 王瑞芸著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2. 12

ISBN 7-5426-1736-2

I. 美… II. 王… III. 随笔—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90470 号

美国浮世绘

著 者/ 王瑞芸

特约编辑/ 吴 海

责任编辑/ 戴 俊

封面设计/ 王志伟

版式设计/ 鲁继德

监 制/ 林信忠

责任校对/ 张大伟

出版发行/ 上海三联书店

(200235) 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http://www.sanlianc.com>

E-mail: sanlianc@online.sh.cn

印刷装订/ 上海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40×935 1/16

字 数/ 400 千字

印 张/ 20

印 数/ 1—8100

ISBN 7-5426-1736-2

G · 589 定价: 29.00 元

关于“裸眼文丛”

由上海三联书店精心筹备、着力推出的“裸眼文丛”，是一套开放型丛书（无题材限制、无部数限制），只要是反映时代、社会、人生、艺术等各色事象，且具有一定文化品位的作品，均在选择之列。丛书取名“裸眼”，是取“无遮无拦”的“裸”之意，即：力争选择那些剥离了文化偏见、思想偏见、宗教偏见——“光”着眼睛看世界的作品——当然，仅仅是“力争”，是一种努力；同时，另寓一意：直面世界，看那裸露的真相。

丛书的形式一如已经展现在读者面前的几部，图文并茂，16开本，版式随题材变化而变化。

欢迎各方人士来信来稿。

编者

2002.11.8



- 自序 / 1
- 我的美国教授们 / 4
- 我的美国同学们 / 17
- 我的美国邻居们 / 32
- 尼克和安妮 / 46
- 凯芬博士 / 63
- 一个关于美国富人的故事 / 69
- 卡桑德拉一家 / 80
- 闻笛 / 89
- 鲍伯 / 97
- 儿子的美国朋友们 / 101
- 赛巴斯卿和亚蒂 / 110
- 年轻并不见得好 / 116
- 三家村 / 128
- 我的朋友朱丽 / 143
- 记一位旧识——李晓英 / 158
- 拉斯维加斯记 / 168
- 住在北京 / 174
- 住在加州 / 181
- 喝茶 / 194

- 喝酒/ 199
- 吃饭/ 204
- 戒指/ 210
- 看美人/ 217
- 看戏/ 225
- 故乡/ 238
- 海/ 244
- 树/ 250
- 春/ 256
- 手表/ 260
- 鸡/ 265
- 养蚕/ 271
- 学生时代/ 278
- 生死之间/ 290
- 我的父亲/ 297
- 乡屯里的艺术家/ 303
- 伟大的凡·高/ 310

自序

一九八八年六月我从北京来到美国，至今已十四年。

来之前，我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一名助理研究员，研究西方艺术。有一天上班，散散地无事，兀自站在恭王府内一栋叫做“九十九间半”的楼房走廊上——中国艺术研究院就坐落在恭王府，正见我们美术研究所所长从走廊的另一头走来，问：“教育部拨给我们院一个出国名额，到美国读学位，今天就要决定，院长叫各所推荐一个人，我们所想推荐你去，你愿意的话现在就填表格，好不好呢？”我欣然领命。到了中午，我正拿了碗筷要去食堂，所长又走了来说：“成了，院领导决定就派你去，三天之内你到北大医院体检去吧。”

这个突然来临的事让我一半高兴，一半沉重。高兴的是，这事来得太容易。当时的年轻人，为了能去美国，钻天打洞，殚精竭虑，掉十斤二十斤肉，都不是什么新鲜事，我这儿是天上掉馅饼。沉重的是，我好不容易熬到不做学生了，这下可好，还得再用洋文读个学位，够我一戥。当时在国内，像我这样的人日子很好过，除去钱少些，其他方面倒很富裕。比如时间，全是自己的，不必坐班，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在专业上，尽管初出茅庐，前景却相当可观：国内搞西方艺术史的人凤毛麟角，你说什么是什么，无人驳你的回。如此五年十年下来，消消停停就是个专家，省劲方便。那时我已经耳闻，去美国读学位，尤其文科，少说也得让人脱层皮。这一下可好，王府里悠闲的“清客”做不成了。

但无论如何美国是吸引我的。我学的是西方艺术史，一个研究西方文化的人若不能亲临其境，实地考察，终究气短。且说那时我已经结婚，丈夫是北大学物理的。搞物理的人一是一，二是二，世界是由可触摸的实体构成的。他见我成天只是光了两只眼睛看书，徒了两只手爬格子，觉得我创造的价值非常可疑。我写的文章，他不要看，坚持认为我这种人

是空口说白话。我当然就很生气，嗔怪他这种人没有文化。他回我：“你那两下子算文化吗？”夫妻闹过，就罢。可我心里还真有些掂掇，仅是把西方艺术史从原始到现代摸熟算个什么事呢？这还真不能算有多少文化。且只看我跟西方人接触时那副拿捏不住自己的模样——不知道对他们应该恭敬还是随便，经常会把这两点都做得过火，这其实反映了自己内心对西方的紧张。仿佛西方，更具体地说，美国，是一个神圣的光环，笼罩着从那里走出来的每一个人。我相信，这种心态对国内不了解美国的人可能至今还是鲜活着的。真有文化，何以对西方如此“怯场”？！

这的确是个问题。在中国的人文传统中，文化其实是一个极丰厚的词，是融化在一个人待人处世方面的心态。可当时的我，虽然东西方的书都读了一些，懂一点图像学，符号论，也知道一点道教、禅宗，但这些都是我这种身份的人做人的行头，并没有融化成人生的立场。因此我去美国面临的，不只是充实专业知识，更要紧的是让自己在精神上、文化素养上得以成长。

可巧我学的专业是西方艺术史，而西方艺术发展到二十世纪获得了一种特别的性格：蔑视权威。这个性格很深地影响了我，也提升了我，让我开始对自己许多方面有了反省，而这种反省首先就是从对西方的盲从开始的。这种批判不仅让我改变了看西方艺术史一贯仰视的角度，也让我改变了看西方社会的仰视角度。这个立场的改变十分有效，它让我从十多年前那种混乱的内心状态里走了出来。面对所谓东方和西方，土和洋，落后和先进，我平静了下来。

当人心不带倾向之后，事物便渐渐显出了它的本来面目。我可以看出，所谓在国际上执牛耳的美国当代艺术，一样也是弊病丛生的；所谓民主自由，目空一切的美国人，一样也是受欲望驱使的芸芸众生；当我看到他们为自己的欲望所苦，为社会非常完备的职业化压力所苦，为人和人之间疏离孤独所苦的时候，我由衷意识到，人出生在哪里并不重要，

做中国人还是做美国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得了解生命的意义，不解决这个问题，你在哪里生活都会有问题。这也让我加倍感到，生而为人应该从一切执着、是非、高低的分别中解脱出来，唯有这样，你才是清新的、自由的。在这样一种状态里，你再来面对东方、西方……凭它是什么的方方面面，你就不会因了陈见、偏见、短见而听从、顺从、盲从。

就是这样一种对生活的观察和体会，被我零星星地用随笔散文的方式表达出来。其中写的人都是凡人，事都是小事，但我私心觉得凡人小事其实非常有趣，虽说它们是史书和新闻这些大历史之外的碎片，不配被人注意，并且自生自灭，很快被时间的潮汐冲走，但正如佛家“一花一世界”的偈语所示，一颗沙粒也可以是一个小宇宙。小事其实和大事一样，可以一毫不爽地反映出人的情态欲望，它们还因为不被宣扬反倒躲过了人的意志歪曲，得以更接近生活的本来面目。我正是从这些凡人小事中认识了美国，看清了美国人和美国事物的真实面目，从而也认清了自己、自己活着的状态……等等基本事实。

只希望我笔下的人、事能够多少向国内读者反映出美国、美国人、美国生活，反映出一个人对生活诚恳的体会以及对陈年往事的反思，并且希望这些文字或者也能让读者产生感觉：在另一个国度里，在一个物质上富裕的环境里生活的人是否就会有更多的幸福，从而也能警觉，在拼命追求物质充裕的同时，应该始终对某些方面保持清醒和警惕；然后——最主要的——我们应该认识人生，认识一种剥离了种族、国家和文化的基本人生。

认识人生的目的，是为了有一个美丽、自由、无畏的人生，是为了对活着这一奇迹的珍视，并对生命的潜心享受。

2002年9月29日于美国加州千像城

我的美国教授们

我曾经在美国中西部一所大学读美术史，那个系有五位主要的教授，其他是在这里兼课的教授。

我到学校的第一天见到的是系主任娜爱尔教授。她四十岁出头，个头不高，两颊喷红，长得浑圆结实，令人马上想到刚刚出炉的小面包。第一次见面时她非常客气，殷勤备至，领我去熟悉图书馆、计算机房等学习环境，并邀我和她共进午餐。一路上凡见到系里的学生，就把我介绍给他们，他们笑容满面地和我打招呼，热情洋溢，这样的场面委实使人感到温暖。只是过了两天发觉，当我独行，狐狸身后没有老虎时，那些人仿佛立刻不认识我了。这就罢了，令人扼腕的是娜爱尔教授和我的友好关系也只像兔子的尾巴那么短。开学不久，娜爱尔教授就邀系里的三个外国学生到她家里吃饭。一位从印度来，一位从沙特阿拉伯来，再有就是我。不用说我们欣然应邀，各自带了些土仪上门。她的家屋宇高轩，四周林木参天，自然是气派得很。她的丈夫在金融界做事，也是个头不高，但笑容可掬，人情世故极为练达。他的说话有水的脾性，能极迅速地往干涩之处渗透，弄成一片滋润，让客人绝不冷场受窘。他们有一个十来岁的独生儿子，叱咤吆喝，虎虎有生气。入座之后不免谈到我们的学业，娜爱尔教授问我们几人的兴趣所在，那位印度学生打算研究印度佛教美术，沙特人要研究伊斯兰建筑，我一听便笑道：看来我从中国来非得研究中国画不可了。娜爱尔教授便接下去问，那你打算学什么？我告诉她我的兴趣在美国现代艺术，她沉吟道，那当然也很好，不过你若是研究中国艺术会比美国学生容易，这在一个竞争很强的形势中对你是有好处的。再说，如果选中国的题目来做，左右也就不过是一篇博士论文罢了，做完了这个你爱研究什么不成。你们都可以在这里先学两年的课，完了之后再回国去做一段研究，可不好？听到这

里我心中一顿，一下子对桌子上喷香的玉米和烤鸡腿失去了胃口。在娜爱尔教授的语气与心思中让我感到一种明确的功利成分，使我不快。她的打算实在说来是利己利人的，我们几个可以凭了熟悉本国文化的优势巧取博士学位，而这个系对东方美术的研究也不妨因此得到加强。这原是个皆大欢喜的局面，我偏有些呆气，想在世道人心之外期待一点动心动情的东西。如果是为了取得博士的方便而选中国的题目做，大概会像吃美国的快餐，惠而不实，心中因此觉得别扭。事后我专门找娜爱尔教授，特别告诉她说，中国的题目我不打算做，我还是要学美国现代艺术。她见我不知好歹，于是“圣心震怒”，从此不大理我。

不过另外两位外国同学最终也都与娜爱尔教授不欢而散。那位印度姑娘英文很好，又刻苦认真，一直是由系里出奖学金支持着。两年之后娜爱尔教授突然要移款它用，就建议她回印度去做论文，系里可以把她的奖学金免了。这位印度姑娘自然生气，她这个博士学位系里不给钱供养着，倒要叫她回去由父母供养着来完成，岂有此理。于是她马上动手向别的学校申请奖学金。娜爱尔教授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大不乐意，她原意是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闹个鸡飞蛋打她倒也不肯，于是她明令系里的任何教授不得给这学生写推荐信。这种阻挠颇有雕虫小技之嫌。世界之大，找出两封推荐信来有何难哉，这学生很快被另一个学校录取。临行前她非常得意地告诉我，娜爱尔教授竟对她说，你留下，我给你钱，马上吃她回一句“晚啦！”“当我把这句话对娜爱尔教授抛过去的时候，是我一生中最激动人心的瞬间。”印度姑娘如是说。

那位沙特人先要完成硕士学位，他英文吃力，怕闭卷考试，与娜爱尔教授恳谈之后，得到恩准用一篇长的论文来代替硕士资格考试。他自去悬梁刺股，累得两眼眵，形容憔悴，终于炮制出一篇一百多页的大块文章（通常系里要求硕士学生考试之外交一篇四十页的论文就够了）。竣工之时，娜

爱尔教授用一秒钟改变了主意，仍然让他考试，这位沙特人因此特别请我去喝咖啡，让我听他用阿拉伯风格的英文把娜爱尔教授骂了有两个小时以上。

与娜爱尔教授积怨似乎不只限于外国学生。系里一位美国女生原与娜爱尔教授亲厚，竟住到教授家里，每天花两个小时照看娜爱尔教授的儿子，她则免付房租，彼此相得。当娜爱尔教授全家出门度假时，这同学邀我和另外几个同窗到娜爱尔教授家中，她要借了教授美丽的房子请我们吃饭。尽管我们这些人以前都到娜爱尔教授家来过，但面对教授的恩威，我们都挑着字眼说话，夹着尾巴做人。此番二进宫，不比前一次，用美国的谚语说便是“*When the cat left, the mice will play*”（猫不在家，老鼠做天下）。于是我们这些小耗子窜进主任教授的每一个房间，着实地把他们家收藏的希腊罗马古董狠狠地细看了一遍。待我们在餐桌上坐定，享受这位同学做的意大利面条时，我们问她，在这里住着如何？美国人真是爽直得可爱，这位同窗张口就说：“娜爱尔教授，哼！这母狗！”然后一五一十地数落如何说好了只给教授看孩子，教授竟指使出许多份外的事情让她做。甚至在要考资格考试的前一天派事情给她做等等。我们谁不了解娜爱尔教授的为人，知道这位治希腊史教授的心正如出土的希腊古典时期的雕塑，既硬且冷。“母狗”这句美国“国骂”用得倒甚是贴切。只是坐在人家考究的餐桌边，使着人家精美的刀叉盘盏，一面还笑嘻嘻地听骂此人“母狗”，这大概是我毕生做的最缺德的一件事了。

里特教授教中国美术，他可以讲一口不流利的中国话，也能对付着看中国的古书。他年轻漂亮，英气逼人，笑口常开，招人喜欢。因此选他课的学生是系里阵容最整齐的年轻姑娘（美术史系有相当的女生是中年和老年女性）。醉妞之意绝不在酒，单靠了中国明清绘画是很难让这些妙龄女郎产生如此大的吸引力的。里特教授上课全不严格，也不按钟点

到，即使来晚了，也要腾出时间来跟学生说几句轻松的话，大家笑嘻嘻地跟他应酬，全无责怪的意思。若是换一个老而衰的教授试试，这一班漂亮的学生们恐怕早就沸反盈天了。在春日莺飞草长之时，他便不肯囚禁学生于四壁之内，常常率队而出，与学生摊坐在野花与草地中，侃侃而谈，颇得中国“竹林七贤”之遗风。好在中国绘画原是中国人在山水之间捕捉的灵感，与欧洲艺术——无论是中世纪内心玄想的宗教艺术，还是文艺复兴强调健美人体的人文主义艺术——正走了一个反，所以屡屡到室外去沐浴着清风上课也很说得过去。轮到学生开 party，顶喜欢邀他，他逢邀必至，带酒一瓶，很有情致地在酒瓶上系一红绒绳，与学生一起喝酒，说笑话，讲故事，笑成一团。学生们（主要是女学生们）待他如众星拱月一般，他像被人宠着的孩子，叫人怎么看，怎么是地方。这种师生之间的微妙情愫像他这样的聪明人，怎的不心领神会。于是他总是出手大方，动辄给学生 A，得 B 的是极少数，多半是为了用来点缀，总不能让人人都是 A，在系头那里说不大过去。

这样一个宝贝，终于没有叫人失望，演出了一些风流故事。在那一群捧月的众星中，有一位叫奈丁的姑娘，娇小玲珑，风姿绰约，目如点漆，顾盼生辉。和里特教授不着痕迹地好了，于是里特教授弃了结发的妻子，奈丁姑娘解了未婚夫的婚约，两人结为秦晋之好。我原来以为，美国人观念开放，风气自由，喜新厌旧，不以为忤。其实不然，里特教授和奈丁的事一发，全系哗然，系主任为此大为光火。不过像里特这样的乖巧角色哪能把自己放在这样一个尴尬地位上，他安排好奈丁毕业那年便放弃了这里的教职，跑到太平洋中的夏威夷岛去做事，自然是携了奈丁双双飞去。等此事暴露之时，早有一片大洋把惊异、哗然和指责隔开了。

教现代艺术史的兰度教授是一位小个子急性子的女性，走路活像敲小鼓一样，笃笃笃地一阵风过来了。在图书馆

一落座，总要摊一桌的书，翻动得哗哗作响，旁若无人，神色紧张而且庄严，仿佛作战前察看军事地图的将军，令我们学生肃然而敬。而她的说话则像开机关枪，呱呱呱呱，快得连美国学生都怕，更遑论我这样的外国学生。同学告诉我，她是纽约人。待我去了一次纽约，见识这个集疯狂的热情和竞争的冷酷于一身的大都市之后，对兰度教授的性格得到一点客观的背景。我每一次不得已要去找这个纽约籍教授，活像乡下人进纽约，头皮发紧，手心出汗，慌得不知所措。这位纽约城里人没有义务容你慢慢用不够熟练的英文组织心中的意思，她更没有工夫重复自己的话，她的时间，嗨，寸寸都是金的，你绝对浪费不起。

有一次在她的课上轮到一位黑人女生报告自己的学习结果，这位学生动作起来如机器短了润滑剂欠着灵活，站在台上，摸摸索索，理稿纸装幻灯，花费了较多的时间。兰度教授霍地站起来，一头的短发根根乍立，气急败坏：“大家都出去，留她一个人在这里慢慢地弄，等她弄完我们再进来。”做学生的却不过做教授的脸面，只得慢慢地站起来，陆陆续续地出去了。我呆着没动，想，这位同窗是这里的一只黑羊，我也不是一只白羊，留着陪陪她也好。另一个美国学生，一出去，马上又返身进来对这只慌张之极的黑羊说：“我可以帮你吗？”可惜，这话由兰度教授来说才对。

由于她的严厉，对她的课——苍天作证——我总是花最多的时间，投最多的精力。事与愿违。在我所有的成绩中，数她给我的成绩最差，这自然是我的不是。兰度教授的课最重基本训练，她往往开一大串艺术家作品的名字和创作年代令学生背诵记牢，这种训练正与我散漫的天性相左，使我往往事倍功半。原来满心要在现代艺术中铺陈张罗，做一番事业，不料却偏撞在她严格训练的枪上出丑露怯，真是不幸得很。不过，这种训练颇像中国人过年时贴在宅第门扇上的门神，吓得退任何想要进门的小鬼的一切兴致。这话虽是我说的，却并不是泄私愤的气话，美国学生在我之前就总结说：

跟着兰度教授学毕加索，没学之前爱毕加索，学完之后恨毕加索。恨得有理，毕加索这位老小子多产，一生画了千千万万张画，这便苦了我们这些徒儿了，应付一次考试，少说也得背他百十来张画，弄得人人面容惨淡灵府淤塞，凡见到毕加索的画，不及揣摩神气，欣赏形式，脑子里只在记忆的抽屉里忙着寻它的标题与年代。教授是不能开罪的，于是人人迁怒毕加索，只说他作孽，这样的艺术家真该在上帝面前参他一本，罚他到冥界去流放两年。因为做大艺术家不一定偏要多产，另一位也是大艺术家的杜尚，一辈子只画几十张画，名气居然不在毕加索之下，如果在兰度教授手上学杜尚这样的艺术家，日子一定好过许多，所以学生们很技巧地不怪兰度而怪毕加索。



毕加索因为这张“阿维农少女”开启了艺术史上一个全新的时代：绘画不必写实。他一生中不断创造新风格，作品不计其数。

兰度教授的这种训练方法倒不是她的专利，系里多数教授都是她的同道。三人成虎，这种训练遂引为这里治学的风气。在我们系的书库里，有一个从计算机系来的学生，帮助建立图书计算机检索系统。他近朱亦赤，就好意在我们系选两门课听听，希望借此增加对艺术的了解和兴趣，结果他抱怨说：“这儿的教授上的课非但没有激发我的兴趣。反倒扼杀了我的兴趣，怪不怪？”我听了大乐，知道他是个“外人”，不明究里。他哪里知道区区美术史，青史留名的艺术家至多几百人，靠了他们找饭吃的教授和学生在美国倒有上万。所以执掌传授此术的教授之义务，第一，先要去掉自以为可以到这里来消闲自在的清客思想，让他们知道这个地方和那些工厂作坊一样，也是生产衣食的重地，只该挂上“闲人免入”牌子。第二，在这片谋衣食的领域中，为了增加竞争的难度，一定要多设人为的障碍，彼此才可以决出能力的高低，优胜劣汰，循了进化的原则推进。我们系的教授深谙此道，其中正推兰度教授为最。难怪她总是神情严肃，态度凌厉。她是对的，因为稍不留神，艺术史这玩意儿极容易被人品散荡的闲杂人等拖入游戏欣赏的歧途中去，这对人家捧着的饭碗简直是罪恶昭彰的事。

罗宾逊教授是从新西兰来的年轻教授，个子不高，谢顶，脑袋大部分是光的。他教美国艺术史，而且是二十世纪前的美术史。尽管二十世纪的美术史轰轰烈烈很像一回事，但在二十世纪前差不多总跟在欧洲人后头打闹，实在叫人不来情绪，所以一开始我不选他的课。后来才知道，太可惜了。我没有料到，这一段不出色的时期偏偏摊上一个极出色的教授，不为这段历史，单为这个人我也该从头到尾地选他的课，好好地尾随他治学做人。由于他的存在，这个学校才让人觉得呆得有价值。

罗宾逊教授的学问好，逻辑清楚严密，还有惊人的体贴入微的理解力。这理解力使他讲课丝丝入扣，深入浅出，触

类旁通是不消说的,更难得的是他把这种出色的理解力不仅用在他的学问上,更用在他的做人上。我们凡有难处找他,他不仅肯倾心相听,而且马上就能看出你问题的所在,给你开导疏通,使人立刻峰回路转。和他相处,只有四个字可以概括:如沐春风。他的性格正合了我们中国古训的五个字:温,良,恭,俭,让。形象地说,如果兰度教授的性格利如刀片,罗宾逊教授的性格简直是“温润如玉”了。他仿佛能产生一种场,让你身心和谐,让你自信,让你完全自在,只想打开心扉对他一五一十地倾诉。找别的教授,终归你是你,他是他,你的问题就是你的问题,他给你解决是他在外面帮你。罗宾逊教授却不是,他好像有隐身法,他能迅速地走到你心里去,他能顺着你的思路去想,能用你的心去感受,当问题被解决之时,他使你觉得是你自己找到这个答案的,他只是把你心中现成的答案上蒙着的布轻轻挑了起来。这种天赋简直让人忌妒。系里上上下下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不由衷地喜欢他。实际上我们说起他来不用“like”(喜欢),这个字分量不够,我们用“love”(爱),我们的确是每一个人都爱他。除了爱他,每一次想到他,我心里都会溢起一片温柔的感动,他把人做得太美好了。尽管我举不出特别的例子来证明这一点。他似乎没有做任何比别的教授更多的事,他也就是给我们上课,批作业,对我们微笑,听我们说话,为他做了一件极微的事情时他对我们诚心道谢。若要说待人客气礼貌是不难做到的,系里的教授们谁不是被同一个社会的礼数调教出来的,他们对人点头问好无一处不合着板眼,顺着规矩,但是没有人能够做到像罗宾逊教授那样,他的微笑他的问候是他心田上开出的洁净的莲花,幽香四溢。在他那种从容温和的存在方式中,他让人看到了一个生命充满了盈盈笑意的最美丽的一面。

有一次,我和一位同学在学校餐厅吃午饭,我们开始谈起罗宾逊教授。我说,我简直不知道他的这种魅力从何处来,那位同学马上附和道:“我也觉得这是一个谜。你知道,